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管子退靜隱伏——————

治唐園考扉履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木石之樸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

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
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遺亂世不可以治亂説若道謂之
惑行若道謂之狂狂惑者｜
｜｜｜也而道義未載焉
堂上生蓼藋門外生荆棘
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
處｜｜｜｜｜｜｜
底春被裘拾穗故畦 列子林類
年且百歲｜｜｜｜｜
遺｜於｜｜並歌並進
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
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
日則｜｜｜日則｜｜｜
抱甕丈人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
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釣魚閒處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深根寧極而待

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馬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削迹捐勢

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休乎山樊

莊子彭陽曰公閒休奚為者耶

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聖人僕 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 見上

聲銷 見上

陸沉 見上

北居畏壘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須眉交白 莊子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堅瓠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鉋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之類也

鹿布衣自飯牛

呂氏春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之｜而｜｜｜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

呂氏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之｜

｜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丨丨丨之得其露雨丨丨丨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負釜蓋簦見上

祿隱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餞顯下丨丨

頤光山林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丨丨丨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

韜鱗掩藻抱朴子遐棲幽遁丨丨丨丨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淵抱朴子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蟄伏於盛夏華藏於當春

蹈雲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竦迹抱朴子善

巷巢許管胡之徒咸｜｜
｜｜｜｜｜｜｜｜｜｜｜

彈琴著書講道勸義

文中子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會逢其適

文中子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也馬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天隱地隱名隱

文中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其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世外

絳人

國語梁山崩以傳名伯宗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名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馬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問名不告請見弗許** 上見 **長為陶朱** 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以||||以||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 **處士** 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隱海濱 **鴟夷子皮** 史記越世家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逢累而行** 史記老子傳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為務

游戲汙瀆中自快 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之｜｜｜無為有國家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藏於博徒賣漿家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薛公藏於｜｜｜｜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懷獨行君子之德　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義不苟合當世

避世金馬門　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賈誼宋忠

種瓜長安城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於｜｜｜｜**吳市門卒**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云

入商雒深山待天下之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以｜｜｜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而｜｜｜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

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可見而不可詘 見上

欲守箕山之節 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采榮南山 漢書揚雄傳四皓｜｜｜於｜｜

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漢書敘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纓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師友造化

見上

頤志弗營

漢書敘傳皓｜｜而｜｜注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

安丘丈人

後漢書耿弇傳注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入雲陽山採藥不返

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彪著彪弟豹子

漁釣自娛

後漢書郅惲傳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歘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

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抶敬鄭敬延孫延

父老堯舜見上來歸松子見上懷歸藪澤脩其故志後漢書郎顗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醻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丨丨丨丨丨矣

掩目盥耳草耕木茹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丨丨而淵潛或丨丨丨而山棲或丨丨丨而僅飽或丨丨丨而長饑

守東岡之陂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丨丨丨丨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

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

到頴川

以被韜面後漢書姜肱傳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

言感

——————

以被韜面後漢書姜肱傳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絶迹梁碭閒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之——因樹為屋見上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賛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枕山棲谷後漢書黃瓊傳誠遂

欲｜｜｜｜｜擬迹巢由斯則可矣

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後漢書黨錮傳至王莽專偽終於簒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

驅豕入草不顧 後漢書孫期傳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有布衣之心 後漢書孔儁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逢萌傳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懐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

披羊裘釣澤中 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足加帝腹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臥光以｜｜｜｜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入霸陵山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吕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中

欲裘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上見

采藥名山口不二價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責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奪牛翁後漢書韓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吕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吕為

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

馬牧先生 後漢書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呂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矣太守慢然不敢復言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後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鹿門采藥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

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不反

竹實數斛臼杵而已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志玄霄潛默幽岫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

角巾東路 晉書羊祜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

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威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 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乃登之嘯也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 晉書向秀傳秀應本郡計入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豈足多慕帝甚悅

自稱草莽臣 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

含華隱曜 晉書張協傳沖漠公子｜｜｜｜嘉遯龍蟠超世高蹈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 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其｜所以漱石欲｜其｜

按濟王濟

遂初 晉書孫綽傳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賦

以致其意蹲踞鬣胡餅晉書王長文傳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名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尚公等無以難之衣木葉食樹果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鏟跡銷聲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齋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晉書何準傳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準凡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玉輝冰潔川亭嶽峙 晉書隱逸傳序古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編草為裳被

髮自覆晉書孫登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冬則｜

｜｜拘螊蠘以資養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

荷擔入蜀晉書董養傳與妻｜｜｜｜莫知所終

指翔鴻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瑀｜｜｜｜以示之曰北鳥也安可籠哉

含味獨遊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逵執操貞厲｜｜｜｜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

一鹿自偶晉書陶淡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白｜以｜｜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五柳先生晉書陶潛傳嘗著｜｜｜｜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義熙三年解印去縣

玗意天后睨日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秫芝浮霜蒲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鵂粱錦賓廼丨丨丨丨丨丨丨

棲丘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傳高祖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善其對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名下書曰吾忝大龍思延賢彥而兎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

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
｜｜可下辟名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貂裘採藥 宋書王宏之傳裕之嘗解｜｜與之即著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畜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見上

留止

三載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共｜遂停｜｜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以｜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

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茅室蓬戶庭草蕪徑見上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客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少長壟畝｜｜｜｜｜｜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箬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所責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而去

滅景窮巖敝名愚谷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解桎梏於仁義

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之｜｜｜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蘚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雲棲 見上

却粒飡霞 見上

唯朋松石 見上

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朕雖不

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京口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丨丨世號為丨丨

足不踰戶人莫見面 齊書何求傳住吳居波若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丨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量腹進松朮度形衣薜蘿 齊書宗測傳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杜京產傳孔稚圭表薦京產曰竊見

吳郡杜京產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

希企日損　齊書沈驎士傳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之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乃作之散賦以絕世

白雀栖牖　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一雙｜其戶｜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棄鱗養角　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慈潛德｜｜｜｜

峭蒨霜崖峯橫海岸　梁書張充傳介然之志｜｜｜｜｜確乎之情｜｜｜｜｜

長羣魚鳥畢影松阿　梁書張充傳｜｜｜｜｜｜｜半項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咏於滬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
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

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荊湘雍
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平西
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
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
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
｜｜｜｜｜｜｜｜或｜｜｜｜｜｜｜｜｜ **迹松子於**

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梁書阮孝緒傳年十三徧通五經
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
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
｜｜｜｜｜｜｜｜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
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
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室邇人遠 梁書阮孝緒傳
所居室唯有一
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
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雖｜其｜甚｜為名流所欽

尚如閉影梁書陶隱君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不交外物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梁書陶隱君傳有時｜｜｜｜｜望｜｜｜｜挂檄於此

樹梁書劉訏傳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敦名訏乃｜｜｜｜而逃築室白山不入籬門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馬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孝隱士南史何點傳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絶昏宦尚之强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户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

多責仕默雖不入城府性率易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默爲｜｜｜弟㑹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

小隱士 見上

游俠處士 見上

三隱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

席松葉枕白石 南史關康之傳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一塊｜｜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其釣非釣 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潯陽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

魚者耶緬益怪馬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栧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瀲瀲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

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見上

夷白 南史吳苞傳蔡瞀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憍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乎

山中宰相 南史陶隱君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棲谷飲 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丘園晦跡版築舒卷從時者宜廣戔帛緝和鼎飪

松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紫捨

紱以｜｜｜｜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

憚於栖屑

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胡叟傳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志意所栖謝其高矣

徵君

魏書張僧皓傳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焉

不如莊周散木

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情均郊野

魏書盧景裕傳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結架巖林

甚得棲游之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逍遙公

周書韋夐傳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勑有司日給

河東酒一斗號之曰｜｜｜敎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見上拾遺粒織落毛隋書隱逸傳序｜｜｜｜而｜｜｜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葛巾擁被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庭室蕪曠見上朱居士履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名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臝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

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麋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竹溪六逸　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

伊川田父　舊唐書郝士美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詰元載抗論以為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草芥貂蟬錙銖纓紱　舊唐書武攸緒傳｜｜｜｜｜｜｜｜陰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遂林壑傲睨箕潁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

山衣田

冠上見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上見騎牛帶瓢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

山臣以忠信奉見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鴻一敢｜｜｜｜｜上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洗心激流舊唐書盧鴻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以｜其｜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絕學棄智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

所須松樹清泉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因名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有何所須師正對曰｜｜｜｜｜
耐辱居士 唐書司空圖傳司空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
高士峯 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為立於亭號其山為｜｜｜云
煙波釣徒 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著元真子亦以自號
浮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往來苕霅間
處士墅 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
江湖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自比浩翁漁父江上**天隨子甫里先生**見上

大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三高士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遨種田隱之貴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遙先生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名之皆不起賜號———

方山子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按慥希亮子

雲溪醉侯宋史种放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

望雲危坐宋史种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別為堂

於峯頂盡日｜｜｜｜**退士**宋史种放傳多為歌詩自稱｜｜嘗作傳以述其志**蓑叟醬翁**宋史譙定傳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一歲山居過半**遼史蕭孔剌傳統和末名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离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頤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孔剌自是家於頤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頤山老人**二逸**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嗟友善謂官奴曰仕不能致

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草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趙質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鎮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

骨節戛戛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漁丈人 吳越

春秋子胥曰請丈人姓氏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丨丨丨富貴莫相忘也

棄蔬立槁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丨其丨而丨丨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卷領

焦氏易林丨丨丨遁世仁德不害三聖攸同周國茂興

披裘而薪

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丨丨丨丨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

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有容縕袍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棁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寒谿潺潺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淒然

拂衣若振葉黃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此許務之耿光而顏遂之淑節也

顧視榮名忽若脫履袁宏後漢紀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

巖棲歸神咀嚼元氣袁宏後漢紀吾將｜｜｜｜｜｜｜｜以脩伯陽彭祖之術為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按此郭泰語也

竹中高士

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廌者隱居頤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

茅屋蒿牀

裴啟語林田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

雲中白鶴

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配食五嶽

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沛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絕按由許由

官隱

鄭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

跽餌

鄭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菘谷乘高激流注於谿中谿中有泉泉水潭積

自戒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一一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

懷道卒伍

酈道元水經注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僦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一一一一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按嵩孔嵩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酈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一一一一一一一其下賢人隱矣

傭隱

酈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傳說一一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茍愜神心曲

渚則可酈道元水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遯釣見上

鸞鶴同遊孫阮齊躅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盧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獻之時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霄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當與｜｜｜｜去其械梏蠲其罪戾

自負書劒馮贄雲仙雜記

凌倚隱衡山往來｜｜｜｜削竹為擔裹以烏鏈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築室豹林谷王偁東都事略隱逸傳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放見而奇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

之不起

南山三友

見上

一臥廬山三十年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貺南閩人性沉濬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丨丨丨丨丨學者多師事焉

絕希緜上之田甘守

西山之餓

葉夢得石林燕語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丨丨丨丨丨丨伯夷兄弟丨丨丨丨丨丨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抱琴踰垣

詹玠遺史記聞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丨丨丨丨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清氣逼人可畏

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丨丨丨丨丨丨既退明日出學行薦

於朝有録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少一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

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
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
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
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
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
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
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
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迷陽郤曲

莊子｜｜迷陽無傷吾行吾行｜｜無傷吾足注迷
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

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
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
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

遊方之外

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慮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吾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汝往弔之吾則陋矣

附贅縣疣

決疣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

見上

旦宅

莊子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萬物一府

莊子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

箕踞鼓

盆而歌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鼻間栩栩然 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用心獨奈何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也

白駒過郤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之||忽然而已

解天弢墮天袠

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丨其丨丨丨其丨丨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丨丨丨丨丨丨丨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

條風

時麗蚑蝱一過 淮南子夫貴賤之於身也猶丨丨之丨丨也毀譽之於己猶丨丨之丨丨也

通塞一情 抱朴子順丨丨而丨丨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

厚積餘藏欲以遺

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馬

養空而遊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有｜｜｜｜｜以｜｜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項枕臥語蜀志簡雍傳雍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無所為屈

不持檢素晉書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

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之窮乏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時人多謂之癡

少婦當鑪醉臥其側晉書阮籍傳鄰家｜｜有美色｜｜沽酒籍嘗詣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擕酒荷鍤晉書劉伶傳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一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不如即時一杯酒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有身後名｜｜｜｜｜｜
羲皇上人晉書陶潛傳
嘗言夏月虛
閒高卧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性不解音
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
素琴一張絃徽不具見上
龍山落帽晉書孟嘉
傳後為征
西桓溫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
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
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
嗟
歎
亦復何用食為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
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
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
｜｜｜｜｜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
成二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

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則｜｜｜｜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著定命論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

故人齋酒具門生舉籃輿 宋書陶潛傳潛嘗往廬山宏令潛｜｜龐通之｜｜｜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二兒｜｜｜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宏江州刺史王宏

留二萬錢悉送酒家 見上

一生不解作諾 齊書張緒傳緒忘情

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

作洛生詠 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賊異之而不害也

凌雲一笑 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旐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見上

以此當兩部鼓吹 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凭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何必期效仲舉

一身之

外亦復何須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荅曰｜｜｜｜｜｜｜｜｜｜｜｜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褰幔與三騶對飲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

寧當玉碎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台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

少無宦情魏書崔孝演傳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沈浮鄉里

柳瘨魏書柳遠傳遠字季雲性粗踈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蕭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聞亦不解見上

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扶彈攜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撫琴如舊周書

韋皛傳皛子璀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皛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頹然而醉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論者以為達命

若賢不藉多財 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固｜｜｜｜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青山白雲人 舊唐書傅奕傳奕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避賢樂聖 舊唐書李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初罷相｜｜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 舊唐書柳渾傳罷相

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也

｜｜**醉吟先生** 舊唐書白居易傳倣陶潛五柳先生作｜｜｜以自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將有陳請不與妻謀 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而｜｜｜｜歸家而使左右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

一石止水 舊唐書孔紹安傳孫若思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 舊唐書王翰傳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于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丨丨丨丨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有先人别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丨丨丨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于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于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休莫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

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
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

耐辱居士歌 見上

醉卧客懷中 舊唐書陽城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卧席上城或時先｜｜｜｜｜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

月俸送酒媪 見上

含笑入地 唐書温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

君若何大雅曰如子

能勤此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

言我｜｜｜｜矣

性不喜財遂至囊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矣

寂居化臺

唐書姚晶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床曰｜｜而刻石告後世

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二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不媿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

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也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訖｜｜｜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織行者不啻餓而無心子以織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俗｜｜｜｜人莫能測其為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

請為道士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
｜｜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未嘗少別**

何有往來 見上 **自號放翁** 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
｜｜議其頹放因｜｜｜｜

逢人輒呼貓 宋史鄒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無貴賤

｜｜｜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

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 宋史米芾傳知無為
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
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 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
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
｜｜｜｜｜｜｜｜｜｜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為酒仙云

酒仙 見上 **臨流閒雉作詩見志** 遼史蕭繹盧幹傳屏居謝人事一日｜｜｜｜鳴三

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六鑿不相攘　遼史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　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

以竿掛大布犢鼻褌于庭中　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拍浮酒池足了一生　劉義慶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中便｜｜｜｜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

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便｜｜去｜｜｜｜

｜胸中壘塊故須酒澆 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之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

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曬書劉義慶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

偶鍜洛邑灌園山陽劉峻世說注向秀别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與呂安｜｜｜于｜｜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録好事者或存之

為洛市肆工鴝鵒舞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西酒後于槃案間｜｜｜｜｜｜｜｜甚佳

琴道酒德趙璘因話録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裏頭對客處

釀王兼麴部尚書馮贄雲仙雜記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融便過一日

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
為酌酒具自稱｜｜｜｜｜｜｜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之｜｜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

惟酥梨筍時復在念 范公稱過庭録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嘗名至京師議大樂｜｜｜｜｜｜｜易｜｜徒｜市｜閒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之責

質縕袍償酒債 胡珵蒼梧雜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

欠人酒債欲｜此｜｜｜之｜｜尋常行處有本此

著綵衣立龍首 周密齊東野語永嘉甄雲卿字龍友競渡日｜｜｜｜｜｜｜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 周密癸辛雜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 周密癸辛雜識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

局上劫亦甚急 林坤誠齋雜記阮蘭宇茂弘為聞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圓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有｜｜｜｜

紅牙節曲 陸友仁研北雜志趙子固清放不羇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以｜｜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 荀子｜｜｜而｜｜｜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不避義死 荀子畏患而｜｜｜｜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之不辱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衲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也有可以加乎 視龍猶蝘蜓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蝘蜓句錄入鱗類 悍人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注悍勇也勇者多迕人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耕｜｜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御曰驅之｜｜｜｜｜｜｜｜｜｜｜

如尊乃勇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接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剥鼓都亭下

漢書何並傳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昔用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所｜｜罝｜｜｜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負王法不得不治

漢書

何並傳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横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

亦得趙李它郡特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尤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于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投囂隗囂

投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歙與蓋延

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而絕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丨丨丨丨鮪見其誠即許降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聞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丨

刎頸不易九裂

不恨匹夫所執强於三軍周敢有辭

割申屈躄 吳志孫峻

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聞鷄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荒|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帝紀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吾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名瓌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窗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矣

幾中吾腳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

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丨丨丨丨丨談笑如初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

梁書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

蒙楯而前

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丨丨丨丨丨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

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䰟恨之對曰凡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禧曰汝恨吾後耳

至捽樹頭掣下床

䰟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從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今日之事所不敢辭

䰟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

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令欲使卿以兵名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職||||||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不銜膺自厲何以繼承先業 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

天｜｜｜｜｜｜｜｜｜遂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

伐栢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以為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羆當道卧貆子安得過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于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

丨丨丨丨丨丨卜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丨丨丨丨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櫟陽丞

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喬及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一市皆驚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丨丨丨丨威頗自如

平生身中矢鏃百餘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屢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丨丨丨丨所丨丨丨丨丨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震雷破柱了無怖色宋史查道傳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丨丨丨丨道坐其下丨丨丨丨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以笏擊蛇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丨丨丨丨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拔刀遮門宋史張拱傳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丨丨

丨止於丨丨力治守備遊騎為之却去**以片紙署字治瘧疾**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丨丨丨丨丨其上丨丨丨丨輒愈人皆異之**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金史粘葛奴申傳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閧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意所背鄉屹若泰山**元史張起巖傳臨政決議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可回奪**冬抱冰夏握火**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丨常丨丨丨還丨丨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酈道元水經注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若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遐｜｜｜｜｜｜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斬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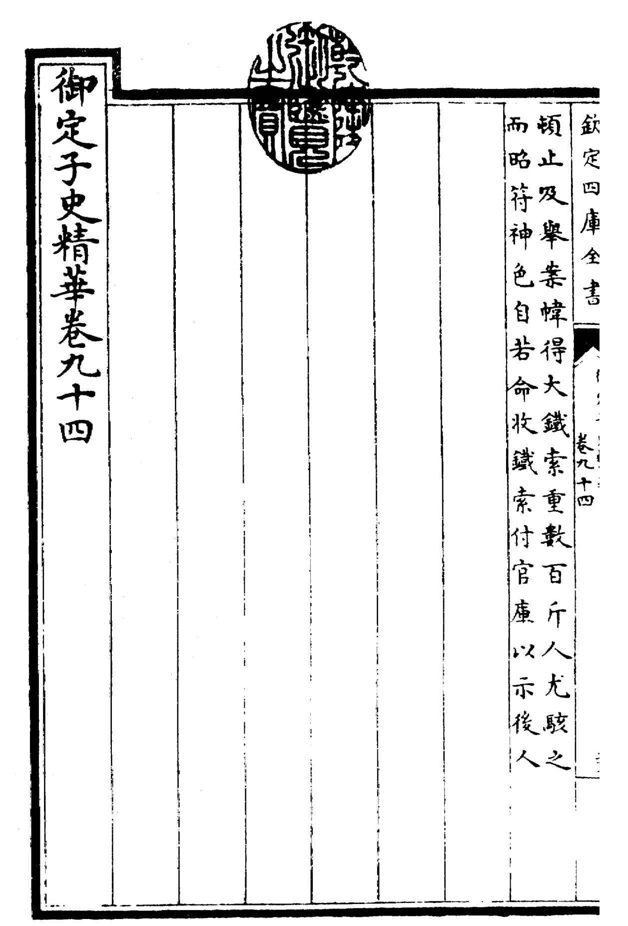
毀壁酈道元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輙躍出乃｜｜而去示無悋意

皆裂血出濺虎

虎不敢動酈道元水經注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射龍酈道元水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雄｜｜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雄見申羊於魯有龍飲于沂韓雄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叱雷霆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霆繞庭宮吏震懾昭符撫案｜之｜｜



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晗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朝

校對官編修 臣 閔惇大

謄録監生 臣 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急難足以先後 管子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者幾何人

懷劍踐壇 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劌遇莊公自懐劍曹劌亦｜｜｜莊公抽劍其懐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

北郭騷

晏子齊有｜｜｜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善養私名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舉國服之注遊俠之徒也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耳｜｜而｜｜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凌

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公孫宏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用

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叫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

上見

自殺激荆軻可

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

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以｜｜｜曰願足下急過太

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有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椎殺晉鄙 見上

漆身吞炭 史記刺客傳豫讓又｜｜為厲｜｜為啞

魂魄不愧 史記刺客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矣

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游於酒人 見上

朱家大俠 史記季布傳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丨丨丨丨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丨丨丨丨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常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見上

心勇布諾 見上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欒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欒布｜｜號曰欒公社｜｜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聲聞梁楚閒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置驛馬長安諸郊見上古布衣之俠

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藏活豪士以百數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

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以軀借交報仇 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
||||云 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
意身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
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
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如 城西萬子夏 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
故云按解郭解 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
號曰||||| 馬革裹尸 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
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
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
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
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 後漢書趙憙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

子亡吾手而不憂 後漢書郅惲傳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

惲得此乃出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

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關東大豪戴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

東西市相斫魏志閻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楊阿若

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便｜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 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弊｜｜｜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

丨丨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梁書裴之横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

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横兄

交結英雄不事生產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識者並宗奇之

寄膽氣於此人魏書崔秉傳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為定州秉復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丨丨丨丨丨丨

急難歸命便能容匿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丨丨委之丨丨

｜｜｜｜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誚罵

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橫行天下｜｜｜｜｜｜｜｜｜｜｜｜｜｜也

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籧篨上作獠儛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取公卿子弟

將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餓鶻隊 見上

蓬轉隊 見上

輟耕牛給喪事 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往｜｜｜｜由是大為鄉黨所稱

｜持首祭墓 舊唐書高季輔傳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以｜｜甚為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

安能矻矻為一儒 舊唐書馬燧傳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哉

沈表

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盈珍｜於厠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資費弗計

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蒱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其｜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之｜

不貲名氏

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稷等歎駭｜

軍門截耳

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

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而許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假僕

宋史張詠傳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即陽｜此｜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

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闘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闘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

事不諧問文開 王粲

者|||||||此天下壯士也

英雄記鈔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闞駰稱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唯陶淵明咏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麑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讆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

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讋讋之人勿與任大**習舌調吻**亢倉子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而飾辭矣

工取鄙予歡新慢故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乎||乎||乎||乎|恡乎財薄乎施

膏其唇吻子華子諸侯之實客|||||而爭進諛言

媕婀脂韋子華子小人之始至於齊也||||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

五惡尹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反是獨立

熒惑鬼神見上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尹文子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善能飾之｜｜於｜｜｜｜於｜｜｜｜

滑正恬禍鶡冠子知足以｜｜｜畧足以｜｜｜

匿行易言荀子｜｜｜曰詐｜｜曰誕

姦言倚事荀子飾邪說文｜｜為｜｜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偝謾荀子鄉則不若｜則｜之

姦人之雄荀子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姦事姦心姦說荀子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

口啍荀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丨丨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

鮒入而鯢居 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丨丨丨丨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赤臭 揚子丨丨播閭大君不聞克國乘家註赤臭惡人也

蝎譖 國語雖丨丨焉避之注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

有其華而不實 國語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恐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丨丨丨丨丨者將馬用之

摯諂纂繫 戰國策近習之人其丨丨也固矣其自丨丨也完矣

傾巧 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丨丨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譬

戒衣冠 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見上

腹中鱗甲 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有｜｜｜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

望塵拜 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而｜其卑佞如此

元顯納妾誕為親迎 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之｜｜｜

交無義合行必利動 齊書江謐傳謐少懷輕躁長習諂導｜｜｜｜｜｜｜｜

｜｜日進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皆｜｜｜｜不辭勤劇

狎客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

瞻幄坐陪

蘭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笏俯仰晨昏｜｜｜｜而竦躬｜｜｜｜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

遷蘭變鮑見上

降人以色假人以辭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

郭尖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

李錐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建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ㄧㄧ

勢等秋風氣同夏日 魏書恩倖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ㄧㄧㄧㄧㄧㄧㄧㄧ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義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ㄧㄧ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

傳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啟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名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ㄧㄧㄧㄧ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ㄧㄧㄧㄧ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

李猫 **李猫** 見上 **兩脚狐** 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餓又抗表稱寃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練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悦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紫袍主事** 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何如人相對大噱 **堪與優人比肩**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談諧嘲詠｜｜｜｜｜｜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 **一身供**

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衆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獨｜｜｜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捷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名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希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上謂其講耨有素聽之意動

刓蹄甘辭 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術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以附渠牟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逢吉｜｜者張又新李續之張

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
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進吉
者必先經此八人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
納賂無不如意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
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
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
唱和故時號——

人莫能探其膺肺 唐書封倫傳倫資險佞內
狹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
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
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從旁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
———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
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
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
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寓—裴

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

國爹 唐書竇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御史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為阿爹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爹而人或謂為｜｜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霸傳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拜殿 五代史六臣傳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

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備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 見上

五鬼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延已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丨丨

果核侑觴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冑用事師睪附之遂得尹京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丨丨丨丨啓之乃栗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眾慚沮

北珠十冠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冑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丨丨製丨丨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犬嘷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冑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丨丨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冑大笑

拂鬚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

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邪謂甚愧之

拭帶垢 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宋史蘇紳傳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

香燕 宋史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按瑛肅孫

和鼓 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目之

筌相 宋史陳升之傳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

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 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名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惠卿為｜｜｜｜

好官須我為之 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

衙內鑽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

浪子宰相 宋史李邦彥傳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謟充位而已都人目為｜｜｜｜

小訓狐 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

楊三變 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遺所親陰結之惇至從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賈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ーーー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心在南園

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乞佗胄有曰迹雖東冶ーーーー南園佗胄家園也佗胄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

宋史陳自強傳佗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佗胄為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佗胄為ーーーー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諂事佗胄無所不至嘗值佗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佗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佗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

院事當時有｜｜｜｜之語傳以為笑

松壽　宋史程松傳松滿歲未還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冑曰｜｜侂冑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宋史蔡攸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

胥門十哲　金史胥持國傳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為｜｜｜｜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泯泯芬芬厚顏忸醜**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時維

大不弔哉**昭昭畧畧**焦氏易林｜｜｜｜非忠信容言多反覆以黑為白**覆白污玉**焦氏易林離友絶朋巧言讒匿｜｜｜｜顏叔哀哭**舌斧**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為｜斲破瑚璉殷商絶後

一簧兩舌焦氏易林｜｜｜｜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西行東望**焦氏易林言與心說｜｜｜｜｜縣湮洪水佞賊為禍**佞以曳心**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拜一相獻**

一卷李肇國史補蔣乂撰宰相録每｜｜｜旬月必｜｜｜故得物議所喚**慙顏厚如十**

重鐵甲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詈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

顧相公一百二十歲

彭乘墨客揮犀熙寧中翠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

||西城竹園戶

范公稱過庭錄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與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爾

笑面夜叉

陸游續筆記蔡元慶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鐵左鐵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之類

端笏庭中呦呦而

唱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立於——————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丨丨而丨丨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捽拔其根蕪棄其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不窮究其所由生注捽音李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虎哉丨丨丨也

餓豺狼 國語闞且廷見令尹子常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馬殆必亡者也

麤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而少親注麤粗同疏也正曰粗麤少仁愛

峻文決理 史記平準書張湯用｜｜｜｜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慘急刻深 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為九卿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者注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

駿刑 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

行賕 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有罪國除

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懐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擒侯封之家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以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上

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為乾沒利為沒

刻深吏為爪牙 史記張湯傳||||多||||用者

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為趙禹||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為平　與錢通　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丨丨丨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少蘊藉　史記義縱傳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丨丨丨縣無通事舉為第一注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　狼牧羊　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丨丨丨成不可使治民　寧見乳虎　史記義縱傳上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號曰丨丨丨丨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　史記義縱傳縱為南陽太守南陽吏民丨丨丨丨　不寒而慄　史記義縱傳徙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丨丨丨丨猾民佐吏為治　猾民佐吏　見上　鷹擊毛摯　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

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為治注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禍猾吏 史記王溫舒傳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從諸名｜｜｜與從事

敢摯行 史記楊僕傳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注果敢摶擊而行其治也

投鉆 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中尉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注鉆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缻中

焄大豪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其治中尉如此注焄音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桀之以熏逐大姦也

虎而冠 史記楊僕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

次骨 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注其用罪深刻至骨

詆嚴 史記酷史傳贊自張

湯後網密多｜｜官事寖以耗廢

推減 史記酷吏傳贊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減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蝮鷙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注蝮蛇屬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

朴擊賣請 史記酷吏傳贊水衡閻奉｜｜｜｜

不操矛弧 史記日者傳犯法害民虛公家比夫為盜｜｜｜｜者也

嚴削 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 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 漢書景帝紀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百姓｜｜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搖手

觸禁 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不得耕桑繇役繁劇

晚節遨 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唯恐不足於財注遨與敖同猶言貪嗇也

賈人榷會 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漢書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

鍛鍊周內 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而｜｜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峻詆 漢書杜延年傳間者民頓言獄深吏為｜｜

地臼木杵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

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鉗鈦**見上注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鈦音第**文致**漢書嚴延年傳還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幡**巧為獄文**見上**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虎穴**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乃部戸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閲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放手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鉆鑽之屬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注鉆音其廉反鑷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一連十

考十連百 後漢書寒朗傳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以｜｜｜｜｜｜｜｜｜｜｜｜｜

詆欺放濫之文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

臧孫猛法 見上

發屋伐樹 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豪右大震

舉手網羅動足機陷 後漢書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塞路｜｜｜挂｜｜｜｜｜蹈｜｜

臥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

穴不入||冠幘劫人魏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邪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百姓怨叛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詔黷求容|||||而||||者並謹察之

小麄身障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以著背後傾||||之意未能平

奢濁晉書范甯傳肆其||||所為狼藉

千斛米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

感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賣樵鬻水 晉書慕容暐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鄣固山泉｜｜｜｜積錢絹如丘陵

虛買券 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市令盛饋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南俸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園吏運載樵获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 見上

運載樵获 見上

大艑小艒 宋書吳喜傳喜與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方艚兼兩 宋書恩倖傳序扶朋樹黨政以賄成南金北毳来悉｜｜素緣丹魄至皆｜｜

詖黷舊侶 齊書江謐傳謐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秉皆｜｜｜｜密莚閑識必貨賄常容

猛勝 齊書孔稚珪傳論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事在或然

求粟徵魚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不厭愧王恍之出賑｜｜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大張橐 南史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時人語曰禾絹閑眼諾胡母｜｜｜

八百梨 南史王元謨傳元謨營貨利一匹布責人｜｜｜｜以此倍失人心

芒屩兩舫 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他物稱是

回閣向東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為黃銅 見上

餉白檀車 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牽｜常自乘

馬武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好馬佳驢**南史庾仲文傳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不又言無政有｜｜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

銅物皆鳴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元謨尚可南史宗越傳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猶｜｜宗越更殺我

黃牓紫標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閣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擕布衣之舊丘陀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生活大可見上

錢愚論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四畫

累金 南史魚弘傳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積鏹 南史郭祖深傳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刊字―――――――故門同玉

玉署 見上

金穴 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

魚龍雀馬之玩 見上

錦室 見上

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時建康縣考因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

額不能受｜｜｜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勿反顧 見上

天狗下 魏書辛祉傳祉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

毒網

凝科 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害親肩於後

市曹 北史魏宗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

逢牛

截角 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之｜生｜｜取｜以充其用

十錢主簿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

白劫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修義遷吏部尚書挍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修義私已許人

掬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達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此非大賊乎挂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

貸紫纈北史封回傳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御劉騰｜｜｜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緜縑滿意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匹遍人家不得｜｜｜｜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

寶物四牀北史高德正傳德正妻出｜｜滿｜｜｜欲以奇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

三斗

醋三斗艾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御下嚴急時屢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不見崔弘

度寧矣｜｜｜

受納響 北史王慧龍傳瓊為光州刺史不逢屈突蓋有｜｜｜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按瓊慧龍之孫

遺馬留奴 北史王慧龍傳領軍元乂使奴｜瓊｜瓊并｜｜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西門受東門沽 北史鄭義傳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羊酒｜｜｜責之

車輻考掠 北史畢義雲傳義雲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所獲甚多

響黷 北史甄琛傳北海王詳奏曰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猶宜劾糾

五車載貨 北史楊昱傳昱奏揚州刺史李崇｜｜｜｜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

陳留章武 北史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河陽錢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家

參軍築壚 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厙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

董桶剝公 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何為不｜｜

羅剝政 北史厙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臟無所寛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歎曰士丈暴過毒獸竟坐免

競銀窟 北史郎茂傳茂為尚書左丞時

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丨河東丨丨茂奏劾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遇崑崙舶　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丨丨丨丨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萬釘金帶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丨丨丨丨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馬

鬻蘆菔　北史張威傳遷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丨丨丨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

於菀　北史趙仲卿傳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丨丨

羅織經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與侍御史侯思止丨王宏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密丨丨丨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

定百脉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丨丨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囹圄如市 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逞騁愚暴縱虐含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丨丨丨丨朝廷以目

賜絹媿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於殿庭丨丨數十疋以丨其丨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徙文 舊唐書韋嗣立傳弄法丨丨傷人實甚

充車聯駟 舊唐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丨丨丨為能

石國瑟瑟 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丨丨大瑰丨丨十餘石真金五六馲駝名馬寶玉稱是

喜鵲 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

紙筆錢 舊唐書趙博宣傳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鮮矣

例竟門 舊唐書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宏義等同惡相濟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

景門為｜｜｜言入

來索 舊唐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比門者例皆竟也

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天下之人謂之｜｜

獄持 舊唐書索元禮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䑛穢溺曽不聊生號為｜｜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羅鉗吉網 舊唐書羅希奭傳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錬故時稱｜｜｜｜惡其深刻也

毛敬裴畢 舊唐書敬羽傳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之稱

江滕蔣號 唐書江安王元祥傳性庸遴所至營財産無猒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

不顧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

給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助為錢緡

三十六姓榜楚百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謀反項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因引近臣高閣生平所牾者凡｜｜｜｜捕繫詔獄｜｜｜｜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徇貨揞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內外官有賍餉狼籍剝剔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訖無悛心

鷙擊狼噬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與大獄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鉷所推陷多抵不道

以叔明為鑒 唐書李叔明傳素豪後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云

裁竅受珍 唐書王伾傳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闔為巨匱｜｜以｜｜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錢

徧天下唐書王鍔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箸每燕饗輒録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

沓墨唐書王仁皎傳子守一｜｜無顧藉財蓄巨萬皆藉入於官

澤吻磨牙唐書酷吏傳序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紛紛並興｜｜｜噬紳纓若狗豚然

取公鐵籠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來元禮服罪

闌魚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洲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馬闌得之刺史大笑

三豹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隨年杖合歡杖五代史劉銖傳從鎮平盧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

之丨丨丨每杖一人必**拔釘錢**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兩杖俱下謂之丨丨丨所至邸店羅列積財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丨丨丨

真蛟蜃五代史南漢劉龑世家龑性苛酷為刀鋸支解刲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丨丨丨也

羅端公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曰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州民謂之丨丨丨則為治可知矣

鼠彈箏宋史刑法志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丨丨丨極其慘毒

施杖移晷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丨其丨丨丨方畢

名士運糧宋史石保吉傳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

丨丨嘗械以丨丨

致鐵羅漢 宋史曹翰傳江州陷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丨廬山東林寺丨丨丨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驚市家子 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遊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直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丨丨丨丨丨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受名園 見上

鐵橛 宋史趙逢傳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為丨丨

取畫鷹 宋史孫沔傳沔在杭州州人許明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丨其丨丨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仁宗聞之不説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為也

莫逢玉汝 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其暴酷如此按縝字玉汝

朱衣納第 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賄賂嘗令引贊吏改製｜｜｜儼｜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

都人不敢偶語 宋史崔台符傳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惴栗至｜｜｜｜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

書題無并字不開 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則｜｜

諧價後

予宋史陳自强傳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一一而一一日押空名劄劉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

蜈蚣謠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一一之一

蟇蝕月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所至劫掠每得富家民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一一一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患苦之

大校遼史太祖紀閏獄官涅离擅造一一一人不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一一一

麻椎相公金史蒲察合住傳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一一一一

半截劍金史蒲察合住傳李運使特立號一一一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元史刑法志鞫獄輒施以一一一

丨及王侍郎縄㝎并法外

十虎　元史張懋傳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萬户蘇良恃勢為暴為之翼者有丨丨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李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悦

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開闔牢發毒矢　桓寛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丨其丨丨丨以丨丨也

法繁秋荼網密凝脂　桓寛鹽鐵論昔秦丨丨於丨丨而丨丨於丨丨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

季蛇叔虎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野心善愁蹟貨無厭

老慵　焦氏易林丨丨多欲殃政為賊

撲滿之誡　葛洪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丨丨丨敗可不丨歟

契疏鞅掌　劉義慶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

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燭下散籌見上

橫流溪酈道元水經注桑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違棄餘魚之旨顏氏家訓謝幼輿贓賄黜削｜｜其｜｜｜｜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京師三穢張鷟朝野僉載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

金牛刺史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

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

鳳曬翅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因為||||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

不用書言筆語 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因徒曰||||你||||||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為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為|||||

蟲食穀 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舊言||||者部吏所至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錢捋髭錢 鄭文寶江表志張崇帥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明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輒歸又徵｜｜｜

啄木鳥詩 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馬道為｜｜｜｜云翠翎迎日動紅背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雖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濶芒芒爭奈何

何止如大暑 邵伯溫聞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周祖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續壽衣 李畧該聞錄開寶中

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内則貪黷自奉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内與給事諸色人不得輙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哂者王嵒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為中的

鷺鷥詩見上

賄門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奏議若無恥懼更啟｜｜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管子釜鼓滿則人概之｜｜則｜｜之

矜物無大士管子｜｜之人｜｜｜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滿虛見上

自予雄管子高為

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覽主威處賢而｜｜｜也故威必失而雄必敗

琅湯凌鑠人 管子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威自奮也以｜｜｜｜｜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威苓落也威而不落者未之有也

奮威苓落 見上

持盈揣銳 老子｜｜而｜之不如其已｜而｜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 老子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者不明｜｜者不彰｜｜者無功｜｜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矜伐之人不過歛餘祿食為貪行行去聲

餘食贅行 見上

恣睢 子華子小人｜｜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勢其受禍也必酷矣

戴威滿頭 揚子｜｜｜｜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注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惡故有餘

視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肩歛迹偓伊側立低眉屈膝奏附權豪因

緣運會起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糞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

生貴 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甚注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大橫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跋扈 後漢書梁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

食日萬錢無下箸處 晉書何曾傳性奢豪｜｜｜｜猶曰｜｜｜｜

食盡四方珍異 晉書何劭傳｜必｜｜｜｜｜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粭沃釜蠟代薪 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崇以｜｜｜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

如此紫絲布步障錦步障見上塗屋以椒見上超四豪踰五侯

晉書石崇傳論｜｜｜而取富｜｜｜而競貴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鄙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憔傷風化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按機羨皆何遵子陵駕人物見上眼遠視鼻剌天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罔嚮而｜｜｜驟軌而｜｜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宋書恩倖傳既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遠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

｜｜｜｜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作領軍面向人 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誕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徐君蒨傳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明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

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 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而｜｜｜

佩玉魚 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

溺器七寶裝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

自娛至於｜｜皆以｜｜｜之

西湖燈火

宋史賈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金史白撒傳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以人乳飲豘

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纙以手擎飲食烝豘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炭不經鍊難於爨焰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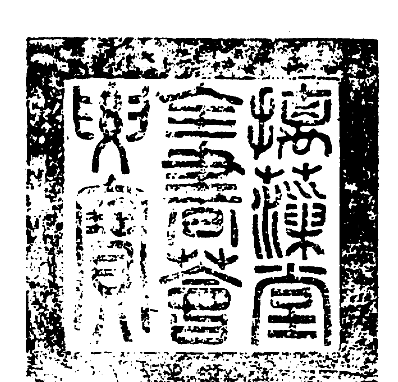
食不以充詘爲誠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
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名諸子從容
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晏爲說僧曰
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餌必
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名之可乎
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脩辦小筵未
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
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
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
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飱荼食蘗李莫究其由以失
飪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
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
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
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
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
有煙氣李使君宅｜｜｜｜是以｜｜｜｜僧撫掌大

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靦無復對詞

肉臺盤 馬令

南唐書義死傳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時人多效之按晟孫晟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　臣高龥英